



暗杀大师 1

暗杀艺术家

愿意为了什么而死，
就要为了什么而活。

[美] 丹尼尔·席尔瓦 著
王臻 译

THE KILL ARTIST
DANIEL SILVA

暗杀大师 ①

暗杀艺术家

[美] 丹尼尔·席尔瓦 著
王臻 译

THE KILL ARTIST
DANIEL SILVA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暗杀大师.1, 暗杀艺术家 / (美) 丹尼尔·席尔瓦
(Daniel Silva) 著; 王臻译. ——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
出版社, 2018.4

(读客外国小说文库)

书名原文: The Kill Artist

ISBN 978-7-5594-1672-8

I. ①暗… II. ①丹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
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46232号

THE KILL ARTIST by Daniel Silva
Copyright © Daniel Silva, 2000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copyright © 2018
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.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, Inc.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 © 2018 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经授权, 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图字: 10-2016-203号

书 名 暗杀大师1: 暗杀艺术家

著 者 (美) 丹尼尔·席尔瓦
译 者 王 臻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特邀编辑 王 品 刘 雨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策 划 读客文化
版 权 读客文化
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-33608311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印 张 12.5
字 数 300千
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672-8
定 价 52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7681002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暗杀大师

暗杀艺术家



读客外国小说文库

激发个人成长



9 787309 123919 >

ISBN 7-309-12391-9

GABRIEL ALLON
Series

THE
KILL ARTIST

加百列·艾隆

档案

性别：男

年龄：不详

国籍：以色列

职业：前以色列情报机构“摩萨德”特工，修画师

身体特征：中等个头，体形瘦削，些许白发，祖母绿色眼睛，下巴中间有深深凹陷

特长：暗杀、修复古画

爱好：听歌剧、驾驶帆船出海、修理古董汽车

语言：流利的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希伯来语、意大利语，也懂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

常用武器：伯莱塔点二二口径手枪

早年，在以色列贝扎雷艺术学院学习绘画。

后被招募进入摩萨德，任“天谴”行动主力，三年内暗杀十三人，纪录至今无人能破。

行动结束后，长居欧洲十多年，以修画师的掩护身份不定期执行暗杀任务。

因妻儿在维也纳一次行动中无辜遇害，申请退出组织，隐居英国康沃尔郡。

十年后，得知维也纳事件主谋浮出水面，为复仇而重出江湖。

献给婕米，正因为有了你，此作才得以成书，献给一切
与此书有关的人和事。

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，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，都要作首领的。”

——《圣经·民数记》13：1-2

“你的战斗，是诡诈之道。”

——摩萨德座右铭

目 录

序 幕/001

第一部 归 队/005

第二部 考 验/097

第三部 修 复/281

尾 声/380

作者按/382

致 谢/383

序 幕

维也纳，1991年1月

修画师摘掉放大眼镜，关掉了一排荧光灯泡。晚间的教堂一片昏暗，他的瞳孔需要时间去适应。待视觉恢复后，他检查了画面上一块小小的油彩——就在圣人斯蒂芬腿部箭伤的下方。经过了数百年，那块油彩已经彻底磨损了。如今，修画师已经精心修复了磨损。如果不借助专门的设备，几乎分辨不出修复部分同原作有何不同，他的工作的确做得非常到位。

修画师蹲在工作台上，擦拭着画笔和调色板，又将他的颜料收进一个长方形的抛光木盒里。悬在高空的教堂玻璃窗原本就蒙了尘垢，此时夜幕降临，将它们彻底抹黑了。大雪像一袭毯子，蒙住了晚高峰时分的维也纳，寻常日子里的喧嚣声也因此哑了下去。此时的斯蒂芬大教堂太安静了，纵然出现一位中世纪的教堂司事，悄步穿过大堂的中轴，修画师恐怕也不会惊讶。

他从高高的脚手架上爬下来，悄无声息地落在礼拜堂的石板地上，迅捷得像一只家猫。有一小股游客一直在看着他工作，已经好几分钟了。依照惯例，修画师是不喜欢观众的——真的不喜欢，有时候他会用灰色的帆布将工作台罩住。他戴上一顶毛线帽，套上一件双排扣短外套；与此同时，今晚的人群也疏散开来。他本能地一边向他们

道着晚安，一边记下每一张面孔，将它们永久地记录在心里，如同油彩落在了画布上。

一位姿色诱人的德国女孩想同他搭话，她说的是蹩脚的意大利语。修画师迅速地答了话，用的是柏林口音的德语——他的母亲战前曾住在柏林的夏洛特堡区。他说自己急着赶赴一个约会，没时间闲聊了。德国女孩子往往会让他不踏实。他的目光条件反射性地在她身上游走了一遍——扫过她丰满的胸部，又上上下下地扫过她的双腿。她把他的注视错解成了挑逗，于是脑袋一歪，隔着一缕垂下来的头发向他抛去一个浅笑，又提议到广场对面的咖啡馆去喝一杯。修画师向她道歉，说是他非走不可了。“再说了，”他抬头望着教堂高高的穹顶，“这里是斯蒂芬大教堂，小姐，不是谈情说爱的酒吧。”

片刻以后，他走出大教堂的正门，径直从斯蒂芬广场横穿过去。他个子中等，不足六英尺高，一头黑发在额头处掺杂了些许灰白。他的鼻子很长，鼻梁处棱角分明，犹如木雕一般。他的嘴唇圆满，下颚轮廓清晰，颧骨又宽又方正，双眼里透出俄罗斯大草原的气息——形状如杏仁，颜色是不自然的绿色，眼神非常机敏。他的视力绝佳，这是天生使然，同要求严苛的工作性质倒没什么关系。他的步伐充满自信，既不是傲慢的大摇大摆，也不是军人正步；他的脚步轻捷爽利，目标明确，似乎是毫不费力地穿过了大雪覆盖的广场。他的左臂夹着盛颜料和画笔的盒子，并习惯性地放在左胯上——就在那个部位，他佩戴着一个金属的物件。

他沿着红塔大街走去。那是一条宽阔的商业步行街，两侧点缀着明亮的商店和咖啡馆。他时而在橱窗前驻足，瞥一眼万宝龙钢笔或是劳力士手表，虽然这些东西他是用不着的。他在一个大雪覆盖的香肠摊上买了一份德式芝士香肠，却一口也没吃就丢进了一百码以外的垃圾桶里。接着，修画师走进一间电话亭，向投币口里塞了一先令，在

键盘上胡乱敲了一个号码。与此同时，他始终在扫视着周围的街面和店铺。电话里传来预先录制的语音，告诉他号码输错了。于是修画师挂了听筒，捡回一先令退币，继续向前走。

他的目的地是犹太区的一家意大利小餐厅。纳粹得势以前，维也纳住着二十万犹太人，他们垄断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和商业生活。如今维也纳只剩下数千位犹太人，他们主要来自东方，而所谓的犹太区其实就是一些服装店、餐厅、夜总会，集中在犹太广场。维也纳人称这个区为“百慕大三角”，在修画师听来，这隐约有点侮辱的意思。

修画师的妻子和儿子正在等他——座位在餐厅后部，面对店门，这是她按照他的吩咐安排的。男孩坐在母亲旁边，两片玫瑰色的小嘴唇正吮吸着几根奶油意大利面。他望了她片刻，暗自赞美她的美丽，一如他鉴赏一件艺术品：技巧如何，结构、构图又如何。她的皮肤是淡橄榄色的，鹅卵形的双眼，一头黑色长发拢向颈后，又从正面一侧的肩头垂下来。

他走进餐厅，吻了儿子的额头，用意大利语同吧台后的侍者聊了几句，然后坐下。他的妻子为他斟了葡萄酒。

“别太多。今晚我还得工作。”

“教堂的工作？”

他抿起嘴唇，轻轻点了点头。

“你收拾行李了吗？”他问道。

她点点头，然后抬头看着吧台上方的电视。特拉维夫正响起防空警报，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正向以色列呼啸而去。特拉维夫的市民戴上防毒面具钻进了防空掩体。镜头变了：一团火光，从黑沉沉的夜空向城市方向坠去。修画师的妻子伸手握住了他的手。

“我要回家。”

“很快。”修画师又给自己斟了些酒。

她的车就停在餐厅外的街边，那是一辆深蓝色的奔驰，维也纳牌照，是从伯尔尼的一家小型化工公司租用的。他把孩子安置在后座，替他系好安全带，又吻了一下妻子。

“如果我出了什么状况，6点以前没有到达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吗？”

“去机场，把密码和审核号码给他们，他们会照料我们的。”

“6点，”他重复道，“如果我6点前没有走进大门，你们直接去机场。把车留在停车场，扔掉钥匙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”

她点点头，“6点前你一定要到家。”

修画师关上车门，隔着车窗简短地挥了挥手，随即迈步走开了。在他的前方，在老城区的众多房顶之上，耸立着大教堂光彩闪耀的尖顶。再过一夜，他想，然后回家几个礼拜，直到新的任务下达。

在他身后，他听见奔驰启动的声音有异，就好像旧唱片播放时选错了转速。修画师停下脚步，蓦地转过身。

“不要！”他惊叫起来，然而她已经再次旋动了车钥匙。

第一部

归 队

1

康沃尔郡，纳瓦斯港，现在

机缘巧合，蒂莫西·皮尔与陌生人在7月的同一个礼拜里抵达了这个村子。在一道潮沟的溪流上游，他和母亲搬进了那座破败欲坠的村舍。同行的还有母亲的最新一任情人——德里克，一位在困顿中奋斗的剧作家。此人不但酗酒，而且讨厌孩子。陌生人的到来则是在两天后。他搬进了当地老工头的房子，就位于牡蛎养殖场的溪流上游。

这个夏天皮尔没有什么事情可做——德里克和他的母亲要么在闹哄哄地做爱，要么就热情满满地沿着崖岸远足——于是他下定决心，要查明陌生人的确切身份，以及他来康沃尔郡究竟要做些什么。皮尔认定，调查的第一步要从监视开始。他十一岁了，又是离了婚的父母的独子，因此在监视侦察方面，他是很有一套的。同所有侦察高手一样，他需要一处稳妥的观察点。他选定了自己卧室的窗口，那里恰好可以俯瞰溪沟，视野不受阻挡。他在储物间里找出一副古旧的蔡司望远镜，又在村里的商店买了一本小小的笔记本和一支圆珠笔，用来做观察记录。

皮尔注意到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这位陌生人喜爱古旧的东西。他开的是一辆名爵古董跑车。透过窗户，皮尔往往可以看到他趴在引擎跟前，一趴就是几个小时，后背从引擎盖下面露出来。皮尔的结论是：

这个男人具有非凡的专注力，还具有异常坚忍的意志力。

过了一个月，陌生人消失了。几天过去了，一周过去了，接着又是两周过去了。皮尔担心陌生人发现了她，然后逃跑了。皮尔失去了习以为常的侦察任务，闲得无聊起来，于是开始惹祸。他把石块扔进了村里茶叶店的窗户，不幸被逮住。德里克罚他在卧室里关禁闭，整整一周。

不过有天晚上，皮尔成功地带着望远镜出逃了。他沿着码头走，经过陌生人的昏暗小屋，又走过牡蛎养殖场，站在溪流同赫尔福德河的交汇点上，望着一支支帆船顺着潮汐驶进来。他把望远镜举到眼前，察看站在舵轮后的那个人影。

陌生人又回到纳瓦斯港了。

那是艘老旧的双桅船，已经急需修缮；陌生人对它悉心照顾，一如他对那辆善变无常的名爵跑车。他每天都会为它辛苦忙碌几个小时：打磨，涂上光漆和油漆，抛光金属部件，更换缆绳和帆布。天气热的时候，他会打赤膊。皮尔不由自主地将陌生人的身体同德里克的作了比较。德里克一身疲软赘肉；陌生人则坚实健硕，谁要是敢同他打一架，一定会后悔的。到了8月底，他的肤色已变得黝黑，几乎同甲板上细心涂抹的上光漆一个颜色了。

他每次一上船，就会出航好几天。那时皮尔就追踪不到他，只能想象陌生人可能会去哪里。顺着赫尔福德河出海了？在蜥蜴角到圣迈克尔山一带？或是去了彭赞斯？也许去了圣艾芙角吧。

接着，皮尔想到了另一种可能。康沃尔郡一向以海盗著称；没错，这一带至今还有不少走私犯。也许陌生人驾船出海是去同货轮碰头，然后将违禁品运上岸。

陌生人又一次返航的时候，皮尔站在窗前牢牢地盯着，指望能发